

1146650

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

1994

GMP



文学巨星郭沫若风流三部曲

# 绝代风流

唐先圣 著

# 絕代風流

唐先圣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 绝代风流

唐先圣 著

---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解放路46号楼)

新华书店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17.5 插页5 字数350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

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册

---

ISBN 7-5378-0117-7/1·1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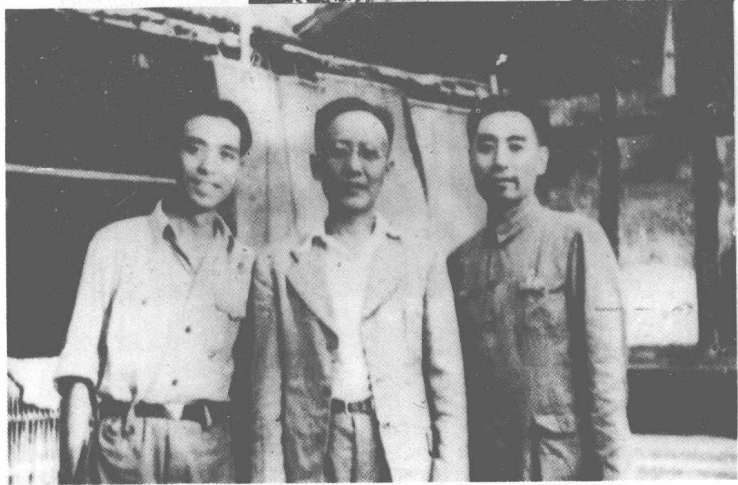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5.50元





↑ 1911年摄于成都

↓ 1927年春天，郭沫若同志（前排左二）在南昌同李富春（前排右一）林伯渠（后排左三）、李一氓（后排左二）等同志合影。



↑ 1941年7月27日，在纪念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战四周年集会上，郭沫若与周恩来、阳翰笙合影。



1938年在武汉，郭沫若与于立群合影。



1941年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四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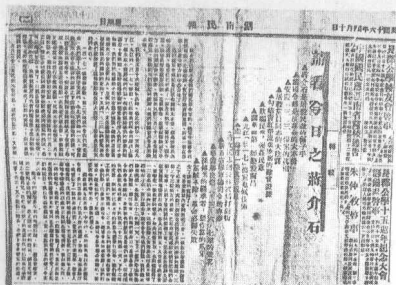


1924年前后与安娜及孩子们

↓ 1926年与创造社同人摄于广州



↑ 1941. 11. 16庆祝郭沫若50诞辰和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时，郭沫若与他的儿子站在人们送给他的巨笔前合影。



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，郭沫若同志在报上公开发表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一文。

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在日本流亡时期的著作《甲骨文字研究》、《金文丛考》。



《奴隶制时代》一书的封面。

← 郭沫若的部分著作及文章。







↑ 1940年春，郭沫若在重庆电影制片厂  
(手中小儿是郭汉英)。



← 1940年  
郭沫若在  
重庆。

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 
燃到了这般模样！

——郭沫若《炉中煤》

## 目 录

第一部	海国风流	.....1
第三部	南国风流	.....211
第三部	巴国风流	.....431
尾 声		.....553

第一部

海 国 风 流

24

25

26

## 第一章

### 1

此书描抹风流才子，并非才子之书。

“绝代风流绝代痴，不痴哪得情如斯。”

世界文化名人、中国文坛巨星郭沫若，集诗人、学者、战士三项桂冠于一颠，算得世间文痴、学痴、情痴典型。其痴于文，则有《女神》、《屈原》之作；其痴于学，则有金文、甲骨之考；其痴于情，则有家国生死之恋。于是，情动于衷而泼墨于外，浩浩乎，荡荡乎，得大著十余卷，总计五千余万言，真可谓卷帙浩繁，著述等身，令世人瞩目惊叹。

沫若少时，聪颖过人，博闻强记，于嘉定(乐山)、成都求学期间，早有高蹈之志。及至青年、壮年，更是文思敏捷，才华横溢，下笔千言，倚马可待，洋洋洒洒，独领风骚。其中，留学日本十年，亡命日本十年，回国抗战八年，参加解放战争三年，最是风流时节。

说道风流，常为正人君子不齿。其实，风流也者，功绩卓著，文采烂漫，不拘礼法之谓也，若解作下流，专指男女放荡，则大谬不然。沫若风流一生，坎坷曲折，盘根错节，又牵及现代

史上无数风流人物和若干反动人物，真个千头万绪，不知从何说起。一部《红楼梦》，于千头万绪之中，找着个芥菜子般大小、从千里之外前往荣国府造访的刘姥姥，方得顺理成章；此书反其道而行之，找着个先做中华民国大总统，而后又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的遗臭万年的袁大头袁世凯，从袁世凯做大总统说起，似乎还是一个头绪。

中华民国二年(公元1913年)深冬，北京城冰天雪地，寒气逼人。

越是接近年关，北风刮得越紧。冬月十五这天，狂风怒号，漫天飞雪，早搅得天昏地暗。未及掌灯时分，各色店家已经关门。古老的街道上，只有几盏路灯，稀稀落落，若明若暗，鬼火似的在风雪中摇曳；偶尔，几个晚归的行人，紧紧蜷缩身子，匆匆越过大街，仓惶地消失在黑洞洞的巷子里。昏暗中，忽然传出几声单调的梆子，接着便见几队兵勇巡过街头，坚硬的马刺敲在水门汀地板上，发出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响声。随后，除了呼啸的风雪，便是一片沉重的迷茫。

雪，还在纷纷扬扬地下，似乎不把整个世界掩埋绝不罢休。大街上行人已经绝迹，只有那些流落在街头巷尾的衣服褴褛的乞丐，仍在饥寒交迫的煎熬中瑟索。就中，尚有一些儿力气的汉子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朱漆大门，正伺机打家劫舍，铤而走险；年老体弱的，则早奄奄一息，只好无可奈何地走向另一个天国。

寒冷、黑暗、阴森、恐怖，把座古城笼罩得快要窒息了。

然而，位于古城中心的皇城区却是另一番景象。天还没有黑尽的时候，皇城区内早就华灯高照，香炉红艳，把金碧辉煌的皇宫渲染得五彩缤纷，温暖如春。那些达官显贵，锦衣玉食，皮靴高靴，反觉得有些儿发热。

“噤……噤……”

忽然，一阵沉闷的钟声划破风雪迷漫的夜空。老北京们明白，新上台不久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，仿照清朝末代皇帝“钟鸣鼎食”的仪规，又要进晚膳了。

正当袁世凯用罢晚膳，被舞女们簇拥到养心殿游乐的时候，了无人迹的长安街上，却匆匆行着一乘洋轿，轿头的灯笼明灭可见。

“老乡，快点。再快一点！”

坐轿的老爷掀开帘子，露出半个脑袋，火烧火燎地催促说。

“老爷，这是最快的了。”

四个轿夫小跑似的往前赶路，早累得气喘吁吁。

“我知道你们累。我——给你们加钱，好么？”

“好！”

钱能通神，钱能买命。四个轿夫咬紧牙关，扛着轿子，更没命地向前奔跑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轿子在守备森严的东华门前停住，一位身穿西服，头戴礼帽，手提文明杖的汉子走下轿来，年纪约莫三十五岁的样子。这汉子望了望风雪迷漫的大街，顺手抖开一件黑毡高领斗篷，潇洒地披在身上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把银钱，打发罢轿夫，便气宇轩昂地向大门走去。

“什么人？”

早有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迎上来，十分威严地问。

这汉子也不答话，只递上自己的身份证。卫兵仔细审视一番，遂把证件还给汉子，立即“嚓”的一声，收脚绷腿，来个立正，把那戴白手套的右手向门内僵硬地一指：

“请！”



这汉子白了卫兵一眼，立即健步向皇城禁地迈去。看来这位气度不凡的汉子是京城一名比较显要的官儿。其实，熟悉他的人知道，他姓郭，本名开文，表字橙坞，原本是四川省乐山沙湾场富户郭鸣兴的长子，现在的身份是川边经略使尹昌衡的驻京代表，不过芥菜子般大的官儿。

郭橙坞好歹算个新派人物。他少时进学，榜名开文，取“五色成文”之意，号叫成五。后来，几次秋闱不第，改攻新学，考上成都东文学堂，学满一年便由省费送往日本留学。当时，只因维新变法，富国强兵的口号十分时髦，他的大号便由成五变为崇武；近年，大约是因为年龄的关系，崇武又变为橙坞了。

郭橙坞在日本住了五六年，学的法制经济，回国后，先在上海盛宣怀的商埠督办衙门行走。辛亥革命前一年，他在北京考中法科举人，这才在司法部谋到一个小京官的职位。只因官运不顺，次年回川，在省城委屈地任过官班和绅班法政学堂教授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他追随新党，做过几个月的四川军政府交通部长；后又随蜀军都督尹昌衡进驻西藏打箭炉，因把尹昌衡这条大腿抱得紧，这才获得川边经略使驻京代表的美差，得以长住京都。

郭橙坞身为驻京代表，却是代而不表的角色。他向来不甘寂寞，因在京期间无事可做，便毛着胆子往海外游历去了。近日得知顶头上司尹昌衡到京谒见袁世凯，这才不得不匆匆从海外赶回来。

此刻的郭橙坞，表面气宇轩昂，心底却是害怕。他怕尹昌衡追究他擅离职守，罢了他的乌纱。当他惴惴地朝驻京办事处走去的时候，忽见院内匆匆出来一人，差点儿与他撞个满怀。他正想发火，却见那人西装革履，派头十足，年纪也在三十五岁左右，原来是老同学老朋友张次瑜。